

現代佛教學術叢刊①9
主編 張曼濤

佛教與中國文學

大乘文化出版社

現代佛教學術叢刊 ①9
主編 張曼濤

佛教與中國文學

大乘文化出版社印行

現代佛教學術叢刊⁽¹⁹⁾
第二輯 九

佛教與中國文化

全書(壹百冊)定價：新台幣三萬六千元

主編：張 曼 濤

編輯者：現代佛教學術叢刊編輯委員會

督印：現代佛教學術叢刊督印委員會

發行人：張 曼 濤

出版者：大 乘 文 化 出 版 社

地址：臺北市南京東路三段

一〇九巷七號三樓

臺北郵政五八〇八三號信箱

電話：五一七一〇七七

郵政劃撥：臺北市一六九三五號帳戶

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一四一〇號

中華民國六十七年元月初版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編輯旨趣

一、文學是人類精神生活一種技巧性的寫實記錄，同時也是每個民族或不同社會生活的意識表現。有不同的社會生活，不同的民族特性，就會產生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社會生活意識。反映於文學的，也正是如此。我們要了解一個不同的民族特性或不同的社會生活，最佳的方法便是透過這種技巧性的寫實記錄——文學。唯有透過這種記錄，才會對人類的精神活動，有一最真切的認識。中國文學，不用說是代表中國這塊地區，這個民族，和上下數千年的生活意識的景象。要了解中國文學，固須要從中國本身各種相關的實際生活情景下手，但與實際生活情景有直接影響的，更需要首先求到切實的了解，始可真正認清中國文學的內涵，和它所反映的實際意識和主題。自魏晉以來的中國文學，不論在詩歌，在小品，在散文，乃至後來發展的戲曲、小說，與以往的文學（秦漢時期）之所以不同，那就是加入了另一種外來的影響因素，始有了劇烈的變化，此影響是什麼？便是佛教。佛教對中國文學的影響究有多大？多深？

通常我們是不大注意，也不大了解的，但在讀文學的人，却常常會感到，在中國文學的作品裏，不論是魏晉隋唐，還是宋元明清時期的作品，它後面好像有一個共同的巨大的影子，強烈地向讀者的意識投射，使每個讀者都會產生一個共同的印象，那就是作品裏的生活觀念、價值觀念，乃至生命態度等等，都是那麼後先相映，首尾一致，何以如此？原來都是作者在無意中捕捉了人們生活裏共同受到佛教影響的意象，反映於他們的作品，也就自然形成了他們共同一致的意念和形象。這特別是宋以後的戲曲和小說，幾乎都成了解釋佛教的無常、苦，和因果、輪迴觀念，或如夢如幻的生活形象。甚至於寫最意識流的性生活反映（現今人所謂的黃色小說），如肉蒲團、金瓶梅等，都充滿了佛教「無常」的形象觀念。所以肉蒲團，又叫做「一覺禪」。金瓶梅裏西門慶的一生起落，就簡直是把唐宋佛教傳教師用「說話」方式演繹出來的具體化、戲劇化而已。生活的糜爛與慾海無厭，到頭來是怎樣一個現象，那不是明明白白把佛教的價值觀念灌進去了嗎？此所以佛教與中國文學，自魏晉後產生的作品成爲了靈與肉的一致體。要了解中國文學，就必須要了解佛教某些基本的生命觀念和價值觀念。要了解佛教對中國社會影響有多深，也就要從中國文學反映的情景去判斷。反過來說，要了解佛教對中國文學影響有多深，也就要從民間的實際生活裏去體認。民間生活裏充滿了佛教的通俗信仰，那自然帶進各個作家的作品裏，也就充滿了這種意識。這便是佛教與中國文學

一個最基本的直接關連因素。

二、本集所收各篇所談的佛教與中國文學，對文學的範圍已涵括殆盡。內容與形式都已談到，從詩歌的音韻到小說的內涵，大致都未漏脫，這實在是一本有份量有價值的中國文學的研究論集，不論是研究中國文化史、社會史、文學史和佛教的人，都應多讀幾篇，才會對我們社會許多生活上的自然（習慣）觀念有較深的了解，和切實的生活情調的體認。

三、第一篇萬鈞的「佛教與中國文學」，較為簡略，算是一篇開頭的緒說。從略到詳，這是本叢刊每本書編排次序的一貫例子。老舍的「靈的文學與佛教」，雖涉及內涵尚不足深入，但就老舍而言，這將是一篇最值得紀念的作品，許多懷念老舍和讀過老舍作品的人，恐怕還沒有知道他有這麼一篇談佛教和文學的短東西。特別是被紅衛兵逼死之後，我們亦深為這位有國際地位而才氣縱橫的老作家而悲，願他這篇談到佛教的文字保留下來，讓佛教弟子們讀到，多為他迴向幾句佛號，也就多少使他獲得一些「靈」的慰藉了。

佛教與中國文學 目錄

佛教與中國文學·····	萬鈞·····	一
佛法與中國之文學·····	王恩洋·····	七
佛教東來對中國文學之影響·····	謝無量·····	一五
劉勰文藝思想與佛教·····	饒宗頤·····	三三
佛教對中國小說的影響·····	張又文·····	四一
佛教故實與中國小說·····	臺靜農·····	六一
中國小說源出佛家考·····	饒廬·····	一二七
中國戲曲所受印度文學及佛教之影響·····	盧前·····	一四三
小乘經曲與中國小說戲曲·····	郭立誠·····	一五九
變文與中國文學·····	秋 榮·····	一七一
漫談變文的起源·····	周叔迦·····	一八三
談「變文」·····	關德棟·····	一八九
變文雙恩記試論·····	潘重規·····	二一五
從「變文」的產生說到佛教文學在社會上之地位·····	覺 先·····	二三一
變相與插圖話本·····	梁榮基·····	二三九

佛教文學史上之一大問題·····	賀昌羣·····	二五五
玄奘法師與神秘說部「西遊記」考·····	萬騰九·····	二六七
西遊記玄奘弟子故事之演變·····	陳寅恪·····	二七九
西遊記與玄奘·····	蕭劍青·····	二八五
略論禪宗與中國文學·····	何 朋·····	二九五
白居易詩中的佛學思想·····	張汝釗·····	三〇一
靈的文學與佛教·····	老 舍·····	三一七
佛教之中國文學發凡·····	太 虛·····	三二五
論佛典翻譯文學·····	周 乙良·····	三三五
翻譯文學與佛典·····	梁啓超·····	三四五

佛教與中國文學

萬鈞

各位先生！此次經過貴地，能有機會敘首論學，實覺興奮之至，不過兄弟對於文學，沒有深切研究，承李鯨生先生之約，情不可却，姑就佛教與我國文學的關係說說；如有不妥之處，還望盡量指正！

就一般說起來，佛教為世界最大宗教之一。宗教與文學，無論古今中外，歷來關係非常密切。譬如意大利詩人但丁的神曲，德國文學家歌德的浮士德，都是世界第一等不朽的文學著作，其思想淵源于宗教。此外英國小說家密爾頓的失樂園，彭揚的天路歷程等等，則可以說完全是宗教文學了。佛教與我國文學的關係亦然。

本來文學的範圍，包含詩歌小說戲曲散文等等，我們不妨先從這幾項裡，採取一點佛教的消息。佛教自印度西來以後，最先的工作是譯經，譯經增加文學方面的語彙，後漢梧州人牟融所作理惑論裡已經應用許多佛教名詞。其後經過三國到六朝，文人如沈約、謝靈運、陶淵明、劉勰、昭明

太子等等，或與佛教結不解緣，或出入高僧之門，其作品當中，自然容納了佛教的思想。譬如陶淵明擬古詩四首中的「明明雲間月，灼灼葉中花，豈無一時好，不久復如何？」「山河滿目中，平原獨茫茫。古時功名士，慷慨爭此場。一旦百歲後，還相歸北邙。松柏爲人伐，高墳自低昂。頽墓無遺主，遊魂在何方？榮華誠足貴，亦復可憐傷。」充分地表現了佛教「世界無常」的思想。據說他時常到廬山東林寺拜訪慧遠法師，虎溪三笑的故事，知道的人一定很多，其受佛教思想的影響，實無可疑。隋唐以後佛教異常發達。詩人如白居易、王維、蘇軾、黃庭堅都係純粹的佛教徒，即非佛教徒而曾極力反對佛教的文人之雄韓昌黎，自從他貶謫潮州，見了大顛禪師之後，也不能不佩服他的「能外形骸，以理自不勝，不爲事物侵擾」。所以他晚年江州寄鄂岳李大夫人一詩中有句云；「我昔實愚蠢，不能降色辭，公其賞我過，我亦請改事」。懺悔之情，溢于言表，即此可見佛教與詩的關係。詞調之起源，論者推李白的菩薩蠻（平林漠漠煙如織，寒山一帶傷心碧。暝色入高樓，有人樓上愁。玉階空佇立，宿鳥歸飛急，何處是歸程？長亭更短亭。），顧名思義，可知其與佛教的關係。至於小說戲曲，六朝的志怪小說如干寶搜神記，陶潛續搜神記等皆脫胎於佛教的傳說。魯迅中國小說史略中已指出吳均的陽羨鵝籠記係從譬喻經的梵志故事轉化而來。唐代傳記以六朝志怪小說爲先聲，元代雜劇及明代的南北曲又以唐代傳奇爲藍本，則佛教與小說的關係如何密切，不言可知了。明清章回小說西遊記中的孫行者，實取材於印度史詩拉馬耶那中的猴王。有人說，夏禹治水，

鎮伏淮河水神支無祈的傳說，也多少與那個猴王有關係。紅樓夢是家喻戶曉的言情小說，實則是曹雪芹的現身說法。三國演義、水滸傳等，雖然沒有特別爲佛教宣傳的地方，但三國演義中有普淨，水滸傳中有五台山的智空長老，却都隱隱約約地寫出了因果報應的思想，這個思想，在其餘的通俗小說中描寫得最多，影響於民間生活者至大。

我國戲劇，實淵源於印度，其形成期，約在隋唐之際。許地山、林培志、李滿桂諸人，對於這個問題，各有論文詳加討論。他們說梵劇與我國戲劇如化裝方面，頗有近似之處。在劇作方面，既係取材於傳奇及小說，則其與佛教的關係，自不必再加討論了。

佛教與我國散文的關係，就拿白話文來說吧。誰都知道白話文是取法於宋明儒者的語錄，宋明儒者的語錄由模仿唐代禪師語錄而來。唐代禪師的語錄，則又是取法於「變文」。其淵源大家一致承認出於佛教經典。總上所述，佛教與我國文學的關係，實是非常密切。我們若要詳細討論，每一部門都可編成厚厚的幾本書。現在且不談這些，再就我國文學的特質上，論其與佛教的關係。

我國文學界向來有「文以載道」一句格言，即文學中必含哲理之意，所以文學家莫不欲躋於哲人之列。譬如揚雄，實在不能說他是個哲學家。而悔其少作，以爲雕蟲小技，壯夫不爲，乃作法言、太玄經以擬論語、周易。韓愈不過是個文人，而自許上承孟子。柳宗元答韋中立書亦以明道爲言。文心雕龍是我國討論文學的權威作品，其開領兩章就是頭巾氣的說法。朱子的詩，在宋明理

學家中是數一數二的，他被人以詩人薦於朝而終身恥之。這是中國文學上的特點，與佛教也不無關係。譬如北宋大慧宗杲禪師，曾勸黃山谷勿作「綺語」。綺語是綺麗的詩詞，即純文學的作品。純文學的作品既在勸戒之列，則文必載道。我們再看佛經裏面的文學作品，馬鳴的佛本行讚，在印度佛教興盛時代，是一部家喻戶曉的書。據說當時人因讀此書而發心出家者如踵相接，幾至影響生產，政府乃限制該書之出版。即此可見佛教的文學觀點，與我國歷代文人的主張相同。

又中國詩文中描寫自然的文學，為世界各國之冠，如所謂山水田園紀遊的詩文以及隱逸遊仙的作品，均以描寫自然為主。以此成名的詩人文人，如陶淵明、謝靈運、王維、孟郊、韋應物、柳宗元等甚多。或者以為此類文學的興盛，與中國道家思想有密切的關係，然而我們不要忘掉「天下名山僧占多」一句俗語。「天下名山僧占多」這句話，是說佛教的建築，大都在山林勝處，許多得道的高僧，也喜歡在「水邊林下，長養聖胎」。而大寺廟也叫做叢林，唐詩「終日昏昏醉夢間，忽聞春盡強登山，因過竹院逢僧話，又得浮生半日閒。」這詩可以說明中國詩人自然情趣與佛教之合。又如唐船子和尚偈：「千尺絲綸直下垂，一波纔動萬波隨。夜靜水寒魚不食，滿船空載月明歸。」宋瞎堂偈：「來往煙波，十年自號西湖長。秋風五雨，吹出蘆花港。得意高歌，夜靜聲初朗。無人賞，自家拍掌，唱徹千山響。」都是自然文學中絕好的作品。我們如再翻閱一下唐宋禪師的語錄，此類詩詞，隨在皆有。又唐李翱往訪藥山惟儼禪師，問以佛法意，師答以「雲在青

天水在瓶」，李翱聞語大爲感動，贈藥山詩云：「鍊得身形似鶴形，千秋松下兩函經。我來問道無餘語，雲在青天水在瓶」。李翱後作復性書，治儒說佛理而一之，開宋明理學之先河，則其得力於佛教的自然文學者多矣。

純粹的中國人，思想都很現實的，沒有天國的信仰，也不相信有來世，惟一的信仰爲其自身之生命。由此種信仰，使純粹中國人皆爲現世主義者。然而歲月不居，現在轉瞬卽化爲過去，萬歲更相迭，聖賢莫能度。求長生而長生不可得，求及得行樂而樂往哀來。以第一流文人如屈原云：「唯天地之無窮兮，哀人生之長勤。往者吾弗及，來者吾弗聞。」曹子建云：「天地終無極，人命若朝霜。」陶淵明云：「人生無根帶，譬如陌上塵。」何一非人生無常之慟，故霸氣逼人之曹孟德亦有「譬如朝露」之嘆，雄才大略如漢武帝亦有「少壯幾時」之悲。在中國文學中，此類人壽短而時間無盡之感，蓋無處不有之。佛教教主釋迦牟尼之出家，乃有感於生老病死苦痛之故。生老病死卽人生無常之感，故佛教西來以後，這個觀念，深深地打動了人們的心弦，蘇東坡的大江東去中的「人生如夢，一樽還酹江月」，又題平山堂的「三過平山堂下，十年彈指聲中」，都是發揮這一個觀念的。在小說裡面紅樓夢以夢開始以夢終結，寶玉爲書中主角，時時點出「無常」這一個觀念。三國演義的作者，志在敘述劉關張及諸葛亮之忠義，而其開卷臨江仙詞：「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是非成敗轉頭空，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白髮漁樵江渚上，慣看

秋月春風，一壺濁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也是人生虛幻的意識。名劇曲如西廂、桃花扇二書，最爲人所傳誦。而西廂以驚夢終，桃花扇的餘韻則爲「猛抬頭，秣陵重到，殘軍留廢壘，瘦馬臥空壕。村郭蕭條，城對着夕陽道。」一種悲涼淒愴的情調，令人不忍卒讀。可見佛教「人世無常」這一個觀念。如何滲透我國文學。

佛教藉無常這一個觀念以爲入真理之門，並不是叫人家終日慨嘆，皈向於虛無主義的。不過佛教講到究竟地方，融情入理，化小我於全宇宙的偉大精神，在我國文學作品當中很少透入，或者是不容易了解的緣故。但是這種精神，在西洋文學當中，則反易於見到。講到此地，暫作結束，以後有緣再談！（此文係萬鈞法師于民國卅五年四月在梧州詩詞研究會之講稿，由莫貴朋記）

佛法與中國之文學

王恩洋

佛法自魏晉來中國，影響於中國之文化極鉅。且就文學一端言之，其變遷尤大。一在聲律形式，一在思想內容。吾國古詩詞賦文章，雖亦有音韻，但多發於自然，未有嚴密之規律。自印度悉檀章華嚴字母入中國，於是宋齊之間乃發明切韻四聲譜諸作。韻學既興，而聲律入細。在詩由六朝入唐，而有律詩之興。文則由散文而轉爲駢體，由駢體而變爲四六，則每字每句，均必字義字音對仗工整，成文學上最嚴整美麗之作品。自後宋元詞曲代興，其注重聲律尤嚴。雖緣於我國文字單音單義，屬對易工。而音韻之進步，則實由梵音之啓示。故律詩詞曲駢文四六之興，實由中印兩文化之合化所產出者也。

其影響於思想者，厥加二端。一者意境之加新，二者因果之顯示。所謂意境加新者，中國文學，在昔多切重於人事。如詩書所載，幾無一而離脫人情事變者。漢賦出，則重在描寫山川人物草木財貨，更趨重於實體之事物。唯莊老之學，富於玄思。方士之流，重出塵世。然莊周思想爲

自然哲學，達觀任運，往復於自然，未能超出自然也。方士神仙，以求長生不死爲目的，實爲變化人生之極端者。乘雲騎鶴，不過幻想之境界，更非眞實出世也。自佛法入中國後，詩人意境乃大爲開拓，於是卽人生而觀其無常苦空，卽世界而通其變轉幻化，而詩人文人，乃真有超世不住之意境，幾有不通佛理不能詩文之概。唐宋元明諸大家，無不如此。由意境之開拓，故詩詞亦不一定詠自然人事，而兼陳佛理。此之謂意境加新也。卽此意境之加新，故文學對於自然與人事，乃能爲超越之批評。於是乎不爲境囿，而有達觀自在，遊戲人間，而不受其束縛之樂趣。作三國演義者敘述三國羣雄相爭，權謀變詐，作威作福，極其熱鬧之致。而首篇題詞則曰：「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是非成敗轉頭空，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紅樓夢敘述兒女愛情，纏綿顛倒，繁華富樂，洋洋大觀。而其終也，則繁華變爲零落，熱情變爲枯槁，而以一場大夢喻之。（水滸亦然）凡此種文字，一是描寫現實的，一而卽是批判宇宙人生的也。在六朝以上文學界實無如是思想，亦卽無有批判整個人生宇宙之文學也。此其受佛法思想之一也。

又在中國古代。雖亦有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之思想。但證之世間，實多不合。此詩經所以有「上帝板板，下民卒瘡。」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饑饉，斬伐四國。「昊天疾威，弗慮弗圖，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諸怨懟之詞。而楚辭亦有天問之作，蓋既立有一宇宙之主宰，則善惡業報之示人者皆當馬上兌現，而不容有所遲誤。如法官之聽訟，